

武人

外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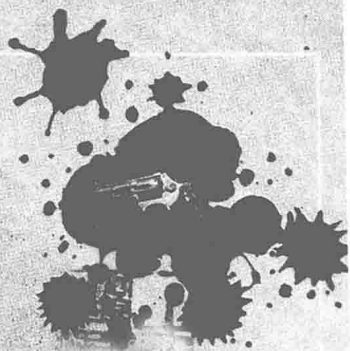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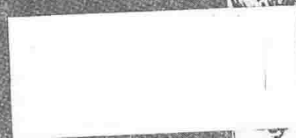
鄒
郎 著



人

黃其
竺外傳

鄒
郎著



戴笠外傳(下)

作 者／鄒 郎

封面設計／魏 翀

出版發行／星輝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上環

德輔道中317號啓德商業大廈地下G1

THE STARITE BOOK CO., LTD.

Shop G1, Kai Tak Comm. Building,

317 Des Voeux Rd., C., Hong Kong.

電話：544 8011(四線)

圖文傳真：541 2625

版 次／1989年版

國際書號／ISBN 962 388 007 3

定 價／上下兩冊港幣八十元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刺殺汪精衛，軍統局損兵折將

海象行動李財偏勞三女將 國寶出售冤家相見不相識

家都知道，軍統局在重慶有一個「白公館」，那是一座「禁足」監獄。九龍的這座「白公館」，是六老闊的秘密基地之一，香港淪陷後變為交通總站，抗戰勝利後，電影明星胡蝶偕其夫君曾借住此處。

軍統局的行動術語，有「制裁」和「剪除」之分。制裁某人，必須奉有密令，剪除某人，是由軍統局自行主張的。六老闊的再次重慶之行，本是肩負制裁汪精衛任務，却沒料到現在又不能不做剪除行動。六老闊特定這個任務代名「海象」。

「海象」任務的主持人是香港行動站站長李財。



情報偵察，是九龍工作站情報小組長鄒鈺，洪門太平山堂「紅旗」執法五哥。

行動任務，香港行動站九號情報員舒美人，十一號情報員潘潔夫。

特准參加「海象」任務行動工作的是針線九號小菁兒和「大白象」，新化名爲杜薇拉。看這個任務的行動人員女多於男，以爲行動目標沈崧是個好色之徒，其實不然。

沈崧，又名化高，日本京都大學文科生，三十三歲，是汪精衛的外甥，也和汪精衛一樣，喜歡舞文弄墨，詠詩作詞，特別喜愛古玩。

香港跑馬地區昇平街十號一連兩幢山坡二樓石屋，是沈崧新購的私產。他自己和兩個朋友住家一幢，另一幢樓下門窗都由石塊水泥封閉作爲儲藏室。樓上四面開窗作爲書房，兩屋之間樓上新建一座落地過道相通，這過道只有二十公尺長三公尺寬，沒有門窗。

從跑馬地到昇平街不通汽車，只能步行，沿途都有樹林石凳可作行人休息。這是沈崧特別選中在這隱蔽之地，作爲汪精衛的聯絡總站。能進出這兩幢石屋的人，都匿稱「松園」。有三名保鑣守護，其中一人綽號「哈德門」是廚師。

這就是李財花了四十八個小時所偵察到的初步資料。

沈崧深居簡出，這一天上午獨自跑去林村谷飛瀑幽湖去釣魚，廚師哈德門匆匆來報告，家有三位貴賓前來相候面談要事。

這三人是高宗武、梅思平、影佐禎昭。高梅二人是汪精衛的通日「密使」，影佐禎昭是

目錄

第廿九章	刺殺汪精衛，軍統局損兵折將	一二一
第三十章	海戰——日軍偷襲珍珠港！	一二七
	陸戰——中國健兒戰長沙！	
第卅一章	軍統敵後大出擊，武漢上海多少人頭落地？	一二九
第卅二章	大反間，大策反，六老闊笑臥美人窩	一三四
第卅三章	飛虎臨空，日機望風披靡	一三六
第卅四章	長沙諜報戰第二回合	一三八
第卅五章	日軍「四四一」毒氣部隊參戰	一四〇
第卅六章	「大口袋」行動，大吸毒	一四五

梅機關今井武夫少將的「通譯」。

沈崧趕回，還來不及換衣，便與三位貴賓前往書房密談。

在沈崧眼前放着三份文件，分別是「日華協議紀錄」、「日華紀錄協議註解事項」、「日華秘密協議紀錄」。

這是汪精衛繼「艷」電之後，與日本政府代表伊藤芳男在河內秘密商談的紀錄。「艷」電是汪精衛向中日兩國公開發表的「調整中日邦交」電文，三項文件紀錄是進一步的汪日政治協商紀錄。

「宗武兄！舅父在河內，日本政府既然要發表這三份文件，爲什麼不直接送去舅父簽字？」沈崧問道。

「問得好！」高宗武說：「重慶方面已經在通緝我和思平兄兩人了。河內政府特務機關已獲得重慶方面提供的情報禁止我們入境，所以一定要偏勞你去河內走一趟。」

沈崧另有心事，沉悶半晌，嘆了一口氣，說：「好不容易我在這裡隱居成功，香港的局勢這樣壞，就算日本人佔領了香港，舅父也希望我仍隱居工作。重慶軍統局在香港的情報人員據說有幾百人，地下的、地上的，這樣來去一露面，就難保隱居工作了。」

「你一向在日本，他們不認識你，這是最好的行動條件，是不？」梅思平說。

「思平兄，你忘記我舅父在南京當行政院長的時候，我做過兩個月的內務秘書？院長遇

刺我就回日本就開始爲舅父工作直到現在，那時候軍統局已經是無孔不入了，倘若行機敗露，豈不誤了大事？」沈崧心有所繫，設法推辭。

高梅二人眼色齊向影佐禎昭，這個老特工就開門見山說：「沈先生！老實告訴你，你舅父的大事成功失敗，就在這一趟行程，你若願去，行程必然秘密，全由我們特工部門安排。你若不去，這裡既然已讓我們知道，自然也毫無隱秘可言。」

沈崧聽此言心中一楞，高宗武一見此情，連忙上前與沈崧耳語，說明影佐禎昭的權力和地位，等於代表日本政府的勅使。

沈崧頻頻點頭，問道：「影佐大佐！我們是乘專機？還是搭乘民航客機？」

「這都由我們安排。」

「我這裡還有非常重要的私事要辦，可否延後三天再動身？」

三天，沈崧究竟有何心事要延後三天呢？其中有涉及到十年前的一樁秘辛故事。簡略說明，是一位曾在民國初年入清宮洗刷的大將軍，爲了聯合汪精衛「反蔣」，送給汪氏一批宮廷古玩，沈崧的心事也是汪精衛的心事，萬一東不成西不就，汪精衛打算長期流亡歐洲，希望沈崧能在香港將這批古玩秘密出售，購買一架私人飛機，必要時由河內直飛歐洲避難。而沈崧也正在分別與三家古玩店洽談出售價值七百萬港幣的古董古玩尚未成交。

高宗武等三人離開後，沈崧立即更衣出門，來到香港半山豪華住宅區的一家名叫「軒尼

詩」的英國人古董店，與店東羅素教授續談價值三百萬港幣的西漢時代「馬首碧玉」。

這位羅素教授非大哲學家羅素，但他也是年屆六十有六，白髮滿頭，正在香港大學教書。真正是冤家路窄，羅素店中有個年輕美貌中國婦女助手，她就是舒美人；羅素便是舒美人的第四任姘居丈夫。但舒美人見過沈崧，却不認識他就是汪精衛的外甥，目前奉令行動的對象。

「高先生！你知我是爲大英帝國博物館服務的。」羅素教授誠懇地說：「我的責任是考古真假，這一點我已經肯定了，而且已經報價了，只待電報回來，我們就可以付款購買先生的貨品。」

「博士！要多久？我想去旅行。」

「很難確定，這不是一個小數字呀！」教授說着，敲敲右邊的磨光玻璃問道：「瑪俐！去電報局給我再發一個電報催催好嗎？妳說高化先生要離港旅行。」

瑪俐就是舒美人，她在內室根本沒有注意這件事，當沈崧和教授正在交頭竊竊私語的時候，她出室去電報局，才看到化名高化和他的身後保鏢一眼，也沒有什麼特殊感覺，看樣子，沈崧確是一個世家書生典型。

一張照片確定行動目標 幾句謊言獲得天大喜訊

舊時代的亂世書生，難免有些閒情逸致的俗習，香港站李財站長打聽得行動目標沈崧平日愛作幽谷釣魚之戲，古玩鑑賞之雅，便從這兩方面搜尋目標。

然而五哥鄭鈺以便衣刑警的身分探幽尋秘，居然在林村谷看到沈崧一人獨自垂釣，另一人在林中打盹是保鏢，又見哈德門前來報信，沈崧急忙穿襪的情景，他便匆忙偷拍了一張照片，來到堅尼地台的李財別墅，等待洗出一張照片，好讓六老闆親來對照認定。

回想在南京時候，汪精衛任行政院院長，沈崧任秘書，便頗受軍統局矚目，有意將他和台灣籍的藍家精羅致為情報員，不料汪精衛被刺，沈崧驟然出國就中斷了。此時若有尙孟因在旁，對沈崧其人面貌甚熟，六老闆只有幾面的模糊記憶而已。所以一定要先行攝其照片再作行動。

「五哥！假若此人就是沈崧，有沒有一竿子打到底的內線情報？」李財問道。

「要偵察不露痕跡，要人頭不見屍體，沒有內線怎能完成一種天衣無縫的謀殺？」鄭鈺說。他是九龍警署的現任刑警。

「移民局查過了，沈崧和那兩名年輕保鏢都是以日本國籍入境的，唯有那個名叫哈德門的廚師是香港請的，是不是用為內線？」

鄭鈺笑道：「哈德門廚師是沈崧的小同鄉，本來在灣仔小麗池餐館燒菜，怎麼被沈崧發現請回家不得而知，恐怕很難利用。」

「他是單身？」

「據小麗池的資料，哈德門四十七歲，未婚，有嫖妓嗜好。貪小便宜，負責做採買必拿回扣。」

「那就從他下手。」李財說，一抬頭，小善兒女扮男裝先進來。

「老闆去通訊室。」小善兒說。

李財拿着剛洗好的照片，匆匆來到通訊室，只見六老闆爲一份密電發楞。

「這是最新的偵察照片，可能是目標。」李財把照片遞給六老闆，他觀顏察色，這個直接和重慶聯絡的短波電台，必然又發生了令六老闆爲難的事。

六老闆看照片，只能看到下半邊嘴臉，左看右看不能確定。

「九號報到！」門未關，九號舒美人在門外嬌滴滴叫道。

「誰？」六老闆問。

「舒美人。」

「叫她進來。」

舒美人一進門十分詫異，笑道：「局長！好久沒見你了，真難得呵！哦！站長！我看今天又向你交白卷了，我這條線上，只有羅素博士這邊有個姓高的中國人要出售國寶級的古董，索價三百萬港幣，買主可能是英國博物館，目前還沒有成交。」

「姓高的？叫什麼名字？」李財問道。

「聽口音自稱高華或高化不太清楚。」

六老闆一聽有人向外國出售國寶級古董，心情爲之一振，心中判斷，能持有國寶級古董的人必有來頭，順手把照片給舒美人，說：「看看！是不是這個人？」

「就是他，就是他！」舒美人指着照片叫道。

「只能看到半邊臉，認得這麼確定嗎？」

「絕不錯！你看他幾根稀稀的鬍子，絕不會錯。」

這真是得來全不費工夫，六老闆立即下令三天以內行動。

沈崧出售古董，既沒有留下地址，也沒有留下電話號碼，只有一個七二二一號的信箱號碼。但這天上燈時分，他却再度來到「軒尼詩」找羅素博士，他是爲了急於脫手古董，而羅博士卻沒有這個心情，電報未來，他要舒美人去向對方說明。

「高先生！你來得正好，回電來了，博士正急着找你，什麼時候，什麼地方驗貨成交？」舒美人當然不放鬆這個機會。

「博士呢？」

「他下午去澳門渡假，三天才回來，一切事務都交給我。」

「哦！……我還是希望就在這店裡。」

「明天是周末，星期一行嗎？」

沈崧只有三天限期，當然不行，立即答道：「那就由羅太太妳選一個地方好了。我向博士說過，我要現金，不要支票。」

「這樣好了，西環堅尼地台十八號是我娘家，明天下午兩點鐘我在家等你，別忘記開車來，三百萬現款是一大包。」

第二天下午二時，沈崧帶着一名保鑣，開着一部小轎車，果然自投羅網而來。他把保鑣和古董留在車上，獨自前來這幢佔地很廣的別墅。

舒美人迎接他一直進入內層中廳，沈崧一眼看到坐在餐桌前面的戴笠就大表驚異。

「高化先生！請坐！」

沈崧一聽戴笠叫出他的字號，知道已深入陷阱，一言不發，戰戰兢兢就近坐下，舒美人還特別幫他倒了一杯紅茶放在桌上。

「中國讀書人都知道名節二字是第一生命，汪兆銘先生是飽讀詩書的文學之士，他的政治慾望與主張，與蔣委員長不合，出走河內，這是一個大不幸，我奉蔣委員長命令去見汪先生，高化先生能爲我做個嚮導嗎？」

「戴局長！你們騙我來這裡，就是爲了這件事？」

「要殺你不是易如反掌，何必設下這個局面，老實告訴你，羅素教授是我們的人，你的

廚師哈德門也是我們的人，請你看看這張照片，就知道你的行踪早就在我們掌握之中了。」

沈崧一看照片，不能不相信戴笠所說的話。他雖然懷疑引見舅父也許又是一個圈套，但也不能不寧可信其有，自己尋個萬一的機會脫身。

「高化先生不必懷疑，我有蔣委員長親筆信轉交汪先生！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的職位，國民黨副總裁的職位，都還爲汪先生保留着。」

「戴局長！誰不知道國民政府自汪先生的通電發表後，已由外交部長王世杰公佈了對汪先生的叛國通緝命令？」

「這是我們內部的事，外國人怎麼看法並不重要，回到正題，高化先生願意爲國家安危做這個嚮導嗎？」

「我也正想去河內看我舅父，不過，我們原來的計劃不是這樣的！……」

「你們原來有什麼計劃？」

「事情既然如此，我就對戴局長一切實說，戴局長能設法打破我們的計劃，我一切爲局長是從，事實上，我也本不同意他們這個計劃去河內。」

「高化先生！請繼續說下去。」

沈崧便將高宗武等三人迫他去河內的事不打自招。這使六老闆如獲天大喜訊，他昨天接到重慶密電指示，是對河內的汪精衛，軍統局工作只限於「監視」與「偵察」，並非「制裁

」，這對六老闆現在的一切部署而言，是非常失望的。

星期一大清早，高宗武三人就來到了昇平街十號。聽說沈崧不在，大表詫異。哈德門拿出由七二二一號信箱取來的沈崧留書給高宗武，打開一看，高宗武笑容大開，將留書轉給影佐大佐，說：「高化真是顧慮周到，這樣也好，免得我們冒險跑河內一趟。」

留書內容是沈崧親筆告訴他們三人，此事如此重要，人多行踪難保守密，他決定攜帶文件獨自去河內，如果他舅父願意簽字認可，他在星期四即攜帶文件回港交差。

這封留書騙得合情合理，更妙的是三天之後，沈崧居然取得了汪精衛的簽字認可再回到香港，把文件親自交給了影佐大佐帶回東京公開發表，此中用計之玄妙，過程中的細節，本文暫且省略。而過程中重要的幾則故事還是聞所未聞的，這裡必須根據事實敘述出來。

根據陳恭澍先生一本「河內汪案始末」所述，他是奉命制裁汪精衛的三組人馬的其中之一，在他的記載中，此次刺汪，軍統局三組人馬，動員了專長技術人員五人，軍校出身的中級軍官四人，特警班出身幹員四人，出身草莽身懷絕技者三人，另外還加上了河內工作站十多人。六老闆在河內親自指揮「監視」和「偵察」行動，有三次機會可以制裁汪精衛於死地，却因六老闆沒有奉到「制裁」命令而放棄了機會，這裡且說有沈崧同行的第一次機會。

軍統局兩方面人馬分五條路線進入河內，就在沈崧進入堅尼地台別墅陷阱的第二天上午，有兩架法國航空公司的客機自九龍起飛，一架是包機直飛長沙轉往重慶，據說那架包機中

是杜老闆的一家人，另一架客機上坐的是六老闆和王魯、陳弓一組人員，是直飛河內的。

六老闆領導三軍直奔河內 王魯翹卒先行動要殺汪逆

軍統局河內工作站是由一位老愛國華僑方炳西先生主持，河內站是「直線」站，方站長早已爲六老闆物設了三個秘密歇腳處。第一組落腳在河內近郊的假日飯店四樓三間連號互有側門相通的套房，沈崧住中間房，王魯和小青兒大白象分住左右間。

「沈同志！你已經是本局的成員了，休息一會，是不是該打個電話通知誰來接你？」王魯說。

「誰跟我一起去？」

「我是你的男保鑣，她是你的秘書。」王魯指的是小青兒。

「假若我舅父只許我一個去見他呢？」

「你就老實告訴你舅父，我是日本帝國大本營的石宮大佐，她是川島芳子，我們奉帝國命令，要親眼見到他在這三份文件上簽字。簽好後一起飛回香港。」

「哦！」沈崧猶疑。

「局長向你保證過了，即是你舅父當面，我們也不會刺殺他。我們一進門就得將自衛槍

交給門衛。」

沈崧似乎有話想說，在房中轉了幾圈，終於把心中一個不解的疑惑說出來：「我一直不明白，戴局長是奉蔣委員長命令來勸我和舅父的，爲什麼又要我舅父簽署這三份賣國求榮的文件呢？」

「對了！你知道這是賣國求榮的文件就對了。」王魯說：「我也跟你一樣懷疑，局長告訴我，這是一種政治藝術。日本政府向全世界發表了這三份文件，而事實是汪先生又回到了重慶，以後日本的外交宣言還有用嗎？」

「呵！這真是最高的政治藝術，想不到戴局長還有這一套藝術意境！」

「我們局長沒有這麼高明，局長說，這是陳布雷先生的高見。」

「哦！這樣說，我該打電話了，回香港愈早愈好。」

「慢着！打給誰？」

「當然是先通知我表兄曾仲鳴，他也是侍從秘書。」

王魯眼色暗示小菁兒，小菁兒悄悄退回自己房中打開了監聽器。

「我找曾仲鳴會秘書。」

「你是誰？」

「告訴他，我是沈高化，剛從香港來有重要事找他。」